

名物、民俗释证与诗歌文本解读^{*}

——以阴铿《广陵岸送北使》为例

杨晓斌

内容摘要:诗歌文本解读的基础是对相关文献的正确理解和阐释。从名物来历、形制及民俗文化方面考察,橦乌是古代用来观测风向、风力大小的仪器,刻为乌形,立在桅杆顶上,可随风旋转;同时橦乌也是祥瑞的标志,象征可以战胜灾难、出行吉祥。结合版本校勘和文字训诂,可以确定阴铿《广陵岸送北使》中诗句当作“橦转向风乌”。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较为正确的文本解读:《广陵岸送北使》一诗前四句叙写的是主客双方所代表的官方身份与行为。下文主要叙写友人离别的场景,并在叙事和描写中抒情。“亭嘶背枋马,橦转向风乌”二句表现主客即将分别,各奔前程。马儿的嘶鸣声中,蕴含着主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橦乌的转动中,体现出对行人一帆风顺、前程美好的祝愿。

关键词:名物考释 民俗释证 文本解读 《广陵岸送北使》

诗歌文本的解读,涉及到很多层面和层次。不同的读者,其解读会有不同的层次和境界。不同的批评鉴赏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应该是相对的,是与一致性相辩证统一的。如果藐视文本,忽略基本文献,解读往往会偏离(甚至背离)文本本身的基本含义。诗歌文本解读的基础是对相关文献的正确理解和阐释,其中除了版本校勘、文字训诂等基础文献之外,诸如名物考释和民俗认知等因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阴铿《广陵岸送北使》一诗为例,由于对其中相关名物和民俗文化的疏忽,今人所作的笺注中,对其中词句的注解和诗歌文本解读,有不当之处。为了便于下文论述,先录原诗如下:

行人引去节,送客舫归舳。即是观涛处,仍为郊赠衢。汀洲浪已息,邦江路不纡。亭嘶背枋马,橦转向风乌。海上春云杂,天际晚帆孤。离舟对零雨,别渚望飞凫。定知能下泪,非但一杨朱。^①

* 本文系陕西省第八批“百人计划”项目、第二批陕西高校“人文英才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二九“人部·别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26-527页。

首先是文本的差异问题,今人所作笺注中,“檣转向风乌”句中“转”字均作“𪔐”。其次是注解中存在的问题。李鼎文《阴铿诗笺》中认为该句是“乌𪔐向风檣”的倒装,句意是说“乌啼着飞向了船上的桅杆”^①。张帆、宋书麟《阴铿诗校注》抄录李鼎文《阴铿诗笺》此注^②。蹇长春等《阴铿诗注》中注解此句为“向风的乌鸦绕着船桅啼鸣”^③。刘国珩《阴铿集注》中注:“𪔐,当作转。向风乌:古代船桅杆上系着乌形的辨风向器。也作相风乌,亦可放于屋顶。”^④

分析以上注解,李鼎文先生把“向风乌”解释为“乌飞向了”,并脱漏“风”之义项。蹇长春等先生的注解更是望文生义,把“向风乌”注解为“向风的乌鸦”。刘国珩先生的注解意思大概接近,但其说是建立在以“𪔐”为“转”的假设上,未对文本校勘,对“向风乌”的形制、来历皆未注解,对整句的解释也不够准确。

其实,此诗中所描写的是主客分别时客船桅杆顶上的向风乌转动的情形,其中的“向风乌”即檣乌,有其特定的用义及形制。前文列举几种阴铿诗注本中的错误或不够准确之处,主要是由于未能对“向风乌”的来历、形制及其民俗学意义进行全面理解,从而望文生义。

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檣转向风乌”句中的“转”如果作“𪔐”,再注解为“乌啼”,甚至认为是乌绕着桅杆鸣叫或飞向桅杆,则有此行不吉的含义,与诗意不符。现实中的乌被看作是恶禽、凶鸟,乌叫是恶声;在预言系统中,乌的出现是不祥之兆。《初学记》卷三〇“鸟部·乌第五”引录刘义庆《世说》(盖为《世说新语》佚文):“徐干木年少时,尝梦乌从天下,衔长斗纆树其庭前,乌复上天衔纆下,凡树三纆竟,乌大鸣,作恶声而去。徐后果得疾,遂以恶终。”^⑤乌被看作是恶禽,乌叫是恶声,乌的出现是预示死亡的不祥之兆。《三国志·孙和传》:“太元二年正月,封(孙)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裴松之注引《吴书》曰:“(孙)和之长沙,行过芜湖,有鹊巢于帆檣,故官僚闻之皆忧惨,以为檣末倾危,非久安之象。”^⑥以乌鹊类栖于帆檣为不祥之兆。因此,《广陵岸送北使》中的“向风乌”绝非实际的乌鹊之类,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物。

“向风乌”,当由“阳乌载日”神话演变而来。《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郭璞注:“中有三足乌。”^⑦《淮南子·精神》:“日中有踞乌。”高诱注:“踞,犹蹲也,谓三足乌。”^⑧反映出在先民的神话

①李鼎文:《阴铿诗笺》,原刊《红柳》1987年第5期,后收入李鼎文《梦槐庵丛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②张帆、宋书麟:《阴铿诗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③蹇长春、王会绍、余贤杰:《傅玄·阴铿诗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6页。

④刘国珩:《阴铿集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3页。

⑤[唐]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2004年,第732页。

⑥[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370页。

⑦袁珂:《山海经校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302-303页。

⑧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508页。

思维中把“乌”作为神通广大、具有超常能力的神鸟看待。考古资料中,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上就有金乌负日图^①。在此类鸟图腾崇拜中,也是把“乌”作为具有善飞的超常能力、可以为人们带来吉祥的神鸟。因此后来人们把与“乌”有关的名物作为一种祥瑞,同时又赋予“乌”的祥瑞造型一定的实际功用。《广陵岸送北使》中“向风乌”即从此神话思维和民俗文化演变而来,一方面是祥瑞的标志,具有象征意义,有其特定的用义;另一方面又具有实际的用途和功用,有其具体的形制。

对于橦乌(向风乌或相风乌)的形制,文献语焉不详。但可以通过对相关文献记载、实物遗存、图像材料的考察,并结合诗赋中有关相风、橦乌、风乌的描写及古注,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向风乌是古代一种测风仪器,用在船上,称为向风乌或橦乌;用在宫殿、楼台、长竿和车舆上,称为相风乌、伺风乌;通称为风乌。据考古发现,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侃”字,即古代船上测风向的羽毛。后世文献推测其起源更早,《事物纪原》中记载:“《黄帝内传》有相风乌制,疑黄帝始作之也。《拾遗记》曰:少昊母曰皇娥,游穷桑之浦。有神童称为白帝子,与皇娥宴戏,泛于海,以桂枝为表,结芳茅为旌,刻玉为鸂,置于表端,言知四时之候。今之相风乌,亦其遗像。《古今注》曰:相风为夏禹所作。周迁《舆服杂事》曰:相风,周公所造,即鸣鳶之象。《礼》曰:前有尘埃,则载鸣鳶。后代改为乌。沈约《舆服志》曰:相风乌,秦制。”^②无论相风乌是否真的是黄帝、夏禹还是周公所造,此类文献说明古人认为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学会了使用此物来观测风向。后来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其形制也越来越多样化。《淮南子·齐俗》:“若侃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高诱注:“侃,候风者也,世所谓五两。”^③《三辅黄图》卷五记载汉长安宫南灵台“上有相风铜乌,千里风至,此乌乃动”^④。此物在南朝宫殿前也有陈设,“太极殿前东、西有两大钟,宋武帝平洛所获,并汉魏旧器。殿前有相风乌”^⑤。后来也在车舆上长竿的顶端刻木为乌,下垂轻飘的羽毛或丝带,来观测风向。《艺文类聚》卷六八“相风”:“晋令曰:车驾出入,相风前引。”^⑥《宋史·舆服志》记载:“相风乌舆,上载长竿,竿杪刻木为乌,垂鹅毛簪,红绶带,下承以小盘,周以绯裙,绣乌形。舆士四人。”^⑦此类相风乌,后来演

①参孙机:《三足乌》,《文物天地》1990年第1期。

②[宋]高承撰,[宋]李果订:《事物纪原》卷二“相风”,中华书局,1989年,第108-109页。

③何宁:《淮南子集释》,第809-810页。

④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第279页。

⑤[宋]马光祖修,[宋]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二一《城阙志·古宫殿》“太极殿”条引录《宫苑记》,见《宋元方志丛刊》(第二册),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六年(1801)金陵孙忠愍祠刻本,1990年,第1639页。

⑥《艺文类聚》卷六八,第1196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四九《舆服志》,中华书局,1977年,第3497页。

化用于卤簿仪仗。既有测风候的实际功用,又有礼制的象征意义。《西京杂记》卷五“甘泉卤簿”：“相风乌车驾四,中道。”^①河北磁县湾漳出土北朝墓道壁画中有用于卤簿仪仗的相风乌^②。

向风乌或檣乌的转动情形,文献多有记载。向风乌之转动,见于《三辅黄图》记载,建章宫南面玉堂殿上“铸铜风高五尺,饰黄金栖乌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③。三足乌之转动情形,见于《灵台秘苑》卷五“风”记载:“凡候风……古法,于巽方立三丈五尺之竿,系羽五两,吹平则占。亦可于竿首作盘,盘上作三足乌,两足向连上而外立,一足系下而内转……乌象日中之精乌。”^④李淳风《观象玩占》卷四三“风角·候风法”中也有相同内容的记载。《唐开元占经》卷九一“风占·候风法”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凡候风,必于高平畅达之地,立五丈竿,以鸡羽八两为葆,属竿上,候风吹羽葆平直则占。亦可竿首作盘,作三足乌于盘上,两足连上而外立,一足系下而内转,风来则乌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旋则占之。……乌者,日中之精,巢居知风,乌为其首也。”^⑤

除了史志中的记载、实物遗存和图像材料,也有专门描写各种相风的赋作。傅玄《相风赋》(残篇)前面部分总述相风的来源及形象、构造,“表以灵乌,物象其类”,“乃构相风,因象设形”,“蜿盘虎以为趾,建修竿之亭亭”。末述长竿顶上相风的功用,“栖神乌于竿首,俟祥风之来征”^⑥。张华《相风赋》(残篇),写长竿顶上相风的功用。傅咸《相风赋》(残篇),写长竿顶上插鸡毛来相风。潘岳《相风赋》、孙楚《相风赋》,以今存部分而言,明显模拟傅玄《相风赋》,主要写帝庭王宫前所立长竿顶上的相风“灵乌”。庾阐《扬都赋》中也写到了长竿顶上的相风祥乌。陶侃《相风赋》(残篇)中既描写了宫观上的相风,也写到了车舆上相风的功用。

除了专门描写相风的赋作,在南朝其他题材的诗赋中也有对宫观、台阁上风乌的描写。张正见《上之回》:“龙媒蹶影驶,玉辇御云轻。风乌绕鵙鹖,彩鹖照昆明。”庾信《奉和阐弘二教应诏》:“露盘高掌滴,风乌平翅回。”庾信《奉和赵王西京路春旦》:“直城龙首抗,横桥天汉分。风乌疑近日,露掌定高云。”也有对车舆上风乌的描写,刘孝威《行行游且猎篇》:“罕车已戒道,风乌复起行。”张正见《从藉田应衡阳王教作》:“森森虎戟前,蔼蔼銮旗转。属车游绛阙,风乌度丹巘。”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华盖平飞,风乌细转。”

①《西京杂记》卷五,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

②参扬之水:《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卤簿图若干仪仗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

③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131页。

④[北周]庾季才原撰,[宋]王安礼等重修:《灵台秘苑》卷五,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第807册,第39-40页。

⑤[唐]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九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第807册,第854页。

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716页。

杜甫“颇学阴何苦用心”，多处诗歌中化用阴铿诗意及“橈乌”，杜诗旧注也往往引阴铿诗句以为例证。杜甫《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雁儿争水马，燕子逐橈乌”，《杜诗详注》卷二一仇兆鳌注：“阴铿诗：‘亭嘶背枥马，橈转向风乌。’赵（彦材）曰：‘橈乌，船橈上刻为乌形，以占风者。’”《过南岳入洞庭湖》“莫怪啼痕数，危橈逐夜乌”，《九家集注杜诗》卷三五郭知达注：“赵（彦材）云：夜乌，言橈上之乌夜宿也。谓之逐，则相逐同行之船矣。橈上为刻乌以占风，乃天子驾前相风之义。阴铿《广陵岸送北使》诗：‘亭嘶背枥马，橈转向风乌。’”《登舟将适汉阳》“塞雁与时集，橈乌终岁飞”，蔡梦弼《杜工部诗笺》卷三八注：“帆橈之上刻为乌形，以占风。”《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六郭知达注：“赵（彦材）云：……橈乌，则帆橈之上刻为乌形，取其占风，犹相风之上为乌也。”杜甫《夜宿西阁晓呈元二十一曹长》“门鹊晨光起，橈乌宿处飞”，《九家集注杜诗》卷三一郭知达注中汇集了杜诗中“橈乌”一词的使用，并解释了其语典来源及基本形制，并批评了时人对“橈乌”的误解：“赵（彦材）云：橈而系之以乌，公屡使矣。此乌非真是屋上乌之乌也。特橈竿上刻为乌形，以占风耳……船之橈竿，其上刻乌，乃相风之义。陈阴铿《广陵殿送北使》诗云：‘亭嘶背枥马，橈转向风乌。’于义尤明。故公有云：‘橈乌相背发’，‘危橈逐夜乌’。而今云：‘橈乌宿处飞。’杜时可不省，乃云：‘橈挂帆木而乌泊其上。’假使真乌泊橈上，何至背发与夜相逐，而于宿处飞乎？况公诗又有曰‘燕子逐橈乌’，逐橈上之刻乌而飞也。”对于“橈乌”，宋人杜时可已不甚明了，郭知达就此专门点出批评。

从名物来历、形制及民俗文化等方面对橈乌的释证，也可以从版本校勘和文字训诂方面得到印证。

考察今存《阴铿诗集》以及其他总集和类书中所收录阴铿诗作。《六朝诗集》本《阴常侍集》、《艺文类聚》卷二九、《文苑英华》卷二九六、《石仓历代诗选》卷一〇中作“转”。张澍《二酉堂丛书》本《阴常侍诗集》^①、冯惟讷《古诗纪》卷一〇九、陆时雍《古诗镜》卷二五、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九、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一中均作“啖”。从版本流传和文献来源来看，以上载录阴铿《广陵岸送北使》的文献，较早的是《艺文类聚》和《文苑英华》，其中都作“橈转向风乌”。其他都是明代以来的文献。阴铿别集，《陈书》和《南史》本传著录有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一卷，尤袤《遂初堂书目》也有著录，但都已散佚。今存《六朝诗集》本《阴常侍集》和张澍《二酉堂丛书》本《阴常侍诗集》，都是从宋以前和宋代的总集和类书等文献（如《玉台新咏》《初学记》《艺文类聚》《文苑英华》《乐府诗集》）中重新辑出再结为一集，属于重辑本。同样，明代以来的一些诗文总集中收录的阴铿诗也是重辑而来。从版本流传和文献来源的角度来说，《艺文类聚》和《文苑英华》中的载录可信度会更高一些。因此“橈

^①《丛书集成初编》本《阴常侍诗集》据《二酉堂丛书》本排印。

转向风乌”句中作“转”字为胜。

从“𪔐”之字义来考辨,本指鸟鸣,主要用于形容莺声婉转。《玉篇·口部》:“𪔐,知恋切,鸟鸣也。”《广韵·去声·线》:“𪔐,韵也。又,鸟吟。知恋切。”《埤雅》卷六“释鸟·鹤”引《禽经》曰:“莺以喜𪔐,乌以悲啼,鸢以饥鸣,鹤以絮唳,鳧以凶呌,鸱以愁𪔐,鸣也。”南朝诗赋中也常用“𪔐”来形容鸟鸣声婉转。萧纪《晓思》:“晨禽争学𪔐,朝花乱欲开。”萧绎《和刘上黄》:“新莺隐叶𪔐,新燕向窗飞。”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鸟𪔐歌来,花浓雪聚。”无论用“𪔐”字形容鸟鸣声婉转,还是形容人的歌喉或乐器声婉转,都具有褒义色彩。乌鸦的鸣叫,是不适宜用“𪔐”来形容的。因此,“檣转向风乌”中的“转”字不应当作“𪔐”。

除《艺文类聚》《文苑英华》《石仓历代诗选》和《六朝诗集》本《阴常侍集》之外,其他版本中均作“𪔐”,盖受上句“亭嘶背枥马”中“嘶”字的影响,与之相对应,则把下句“檣转向风乌”中同一位置的“转”字改作“𪔐”了。当今注本据以作“𪔐”,进而解释为“啼”,乃错上加错。

通过以上对名物来历、形制及民俗文化等方面的考释,可见檣乌是古代用来观测风向、风力大小的仪器,刻为乌形,立在桅杆顶上,可随风旋转。同时檣乌也是祥瑞的标志,象征可以战胜灾难、出行吉祥。

在此文献释证的基础上,我们结合《广陵岸送北使》的作诗缘起进行文本解读。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交聘,无论是聘使还是对方的接待人员,都以口才、学问和文采作为入选的标准,都是当时已有名望的文化精英。陈文帝天嘉三年(562)闰二月,当时阴铿以始兴王陈伯茂府中录事参军的官方身份,接待北齐派遣来聘陈的使者崔瞻,而且阴铿与崔瞻之间还有攀援相敬的特殊私人关系^①。北齐的使者返回,阴铿陪送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在长江岸边作《广陵岸送北使》一诗送别。北使一方面是官方的身份,代表北齐来聘陈;另一方面也与作者阴铿有私人友情。因此诗的前面部分叙写使者持节离去,使船靠岸来送客。在长江边上广陵曲江观涛的胜地,双方(使者与出使国代表)行郊赠之仪,送别使者。此前四句叙写的正是主客双方所代表的官方身份与行为。下文主要叙写友人之送别,描写离别的场景,并在叙事和描写中抒情。分别时分,浪涛消失,江水平直,正宜出行。接着写“亭嘶背枥马,檣转向风乌”。驿亭中休息的马儿从槽枥边转过头来嘶鸣,即将返回;桅杆上的向风乌转动,正是乘船顺风而行的大好时候。此二句所写一“背”一“向”,一主一客。“亭嘶背枥马”写送行者一方,“檣转向风乌”写行人一方。借“背枥马”和“向风乌”表现主客即将分别,各奔前程。马儿的嘶鸣声中,蕴含着主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檣乌的转动中,体现出对行人一帆风顺、前程美好的祝愿。

【作者简介】杨晓斌,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先唐文学。

^①参赵以武:《阴铿与近体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3-106页。